

傳作圖

書叢賞欣

詩 濤 薛

校編華洞傳

行印局書光大海上

蘇濤像

潤華館



前記

錦城是我底第二故鄉，薛濤并畔的一草一石都是我兒時的伴侶。每逢走到這叢綠凝鎖清霧氤氳的女詩人遺址去，俯視古井寒波，仰瞻靜穆石像，一個清瘦的女詩人的面容，彷彿出現在自己的前面，當時雖不能吟詩爲文，已頗有吟詩爲文抒寫她的意思。

十三歲回到鳳嶺，童年底生活時惹起我非常的憧憬，讀了兩年書之後，竟得了宏度集，遂使我進一步對於薛濤有一點理知的認識，偶和湘如嬉談及，便寫了一篇濯錦江溪的女詩人，獻給她看。過兩年聯中同學彭山姜華君，在北平晨副上發表枇杷門巷（後改名女詩人薛濤登真美善），我看了覺得是一篇很生動的美文，而不是一篇完善的評傳，我便將前文刊登友聲旬刊，可惜九章登了一

章，稿被蔚文印局遺失，我因匆匆再赴錦城，遂未續載。

再上錦城後足有兩年專治考據學。我並不想玩物喪志以此自樂，更不是仗着第九個有閑，以此自道，我的意思不過是：第一因為我沒有天才，不敢提筆便創作，而想先多讀幾年書，要讀書不得不知人論世，不得不講講考據。第二是想試一試中國的漢學方法，到底效用如何。第三是我早有個今生要完成一部中國人生文學史的志願，我認為要編中國文學史，則中國的經史子集都要先讀完，初步的工作便是從小枝小節逐漸研攷起走，還有一個附帶的——也可以說主要的——目的，便是想知道一點薛濤的身世和她底事跡。

所以當時很作了些年譜評傳校勘記之類，對於屈宋班馬以至薩都刺蘭性德等人，都下過一點工夫。常常讀旁的書而零零碎碎發見了些薛濤的事跡，也便抄在筆記裏。

出川以後，德雍二弟將筆記郵寄給我，在二弟的意思也許是要我將這篇東

西寫出來，但因我出來以後多讀書而少作文，想趁記憶力還好的時候多讀點外國文字，所以稿子在箱裏直睡了一年。

近來移居淞濱，日與萬頃海花爲伍，在這裏，認識了佳訊兄，往還很熟，不知怎樣提到辭濤，他便力勸我將評傳寫出來，並願分任了校點的責任。

標點書似易而實難，標點便像是註解，標點錯誤，不啻像一種誤註，一個對詩了解不深的人，斷不能來標點詩。這是我的認定。

佳訊對於詩歌的愛好，和他對於舊文學的研究，大家都曉得一二，所以這裏也不必說。總之有了他來標點，我便放了大半的心，來作評傳。雖然手頭的材料不甚完全。

不久，兩人都寫成了，便合成一冊，作我們訂交的紀念。雖說這工作是很小的，但我們以爲沒有做小工作的耐煩，決沒有毅力去做較偉大的工作，所以我們也就付印了！

至於我呢，在最初已決定這冊東西不印出來，想不到這樣又會提筆寫出了。我雖然不滿意我的評傳，但我想起薛濤井波沈埋了我的青春，幼時的小侶一個也不在面前，真引起我無限的深思與惆悵。

一九三〇末月潤華子吳振瀾撰。

本書洪度集校點及校讀後記，爲佳訊所作，評傳及其他則爲潤華所作，但均互有關係，如校讀記所引之事實均根據評傳，而評傳所引各詩亦完全根據校點後的洪度集，故本書應當看一個整個的東西看。

薛濤詩各本所收均只數十首，今加入錦城春望一首，附會者概不購入。其餘薛濤之文字（如四友贊之類）可紀者則紀于評傳之中。

評傳係參攷百餘種正史野乘而成，其間抉擇亦自不易，因避免呆板記賬式的致辭面目，未得逐篇逐句注出，其最重要者則附注于年譜之中，並附重要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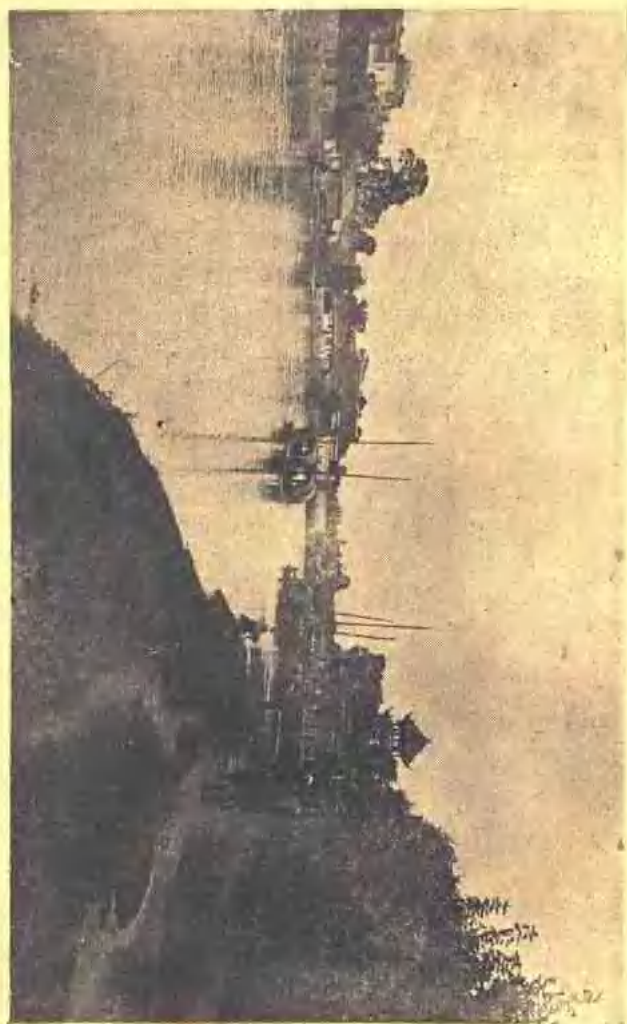
目爲殿，俾便讀者覆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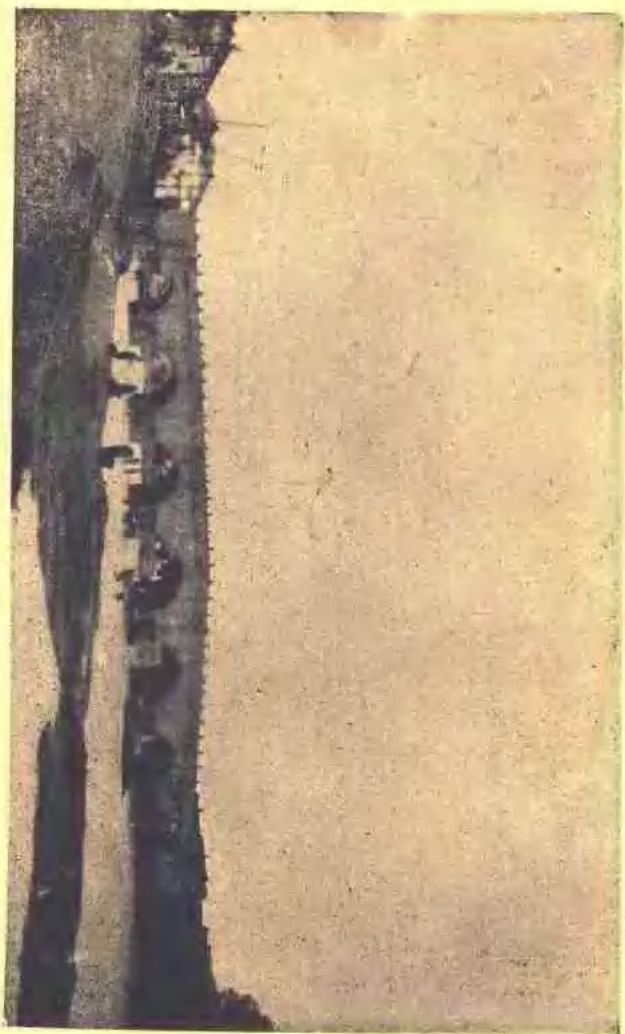
後人爲薛濤而作之詩文對聯題詞跋語……等，亦搜得三十四篇，因其千篇一律無甚意義，故不附錄，其較佳者則題于畫片後。

插畫，繪像，封面，均爲潤華所作，封面題字爲佳訊所題，字畫雖不盡佳，然較親切有味。

書中錯誤，極希閱者隨時指正，俾便改訂。

(望江樓之遠望)





(萬里橋)

(漩花溪的陽春白雪)





【百花潭的靜美】



(吟詩樓)



(靜 齋 序)

目次：

前記

薛濤像

濯井江溪的女詩人——薛濤

薛濤年譜

標點後的宏度集

校讀後記

濯錦江浹的女詩人——薛濤

一

天半的朱甍浮着一個將沈的日輪，蛾眉危峯影落西南，錦城又是日暮了。
在錦城東畔蜿蜒着濯錦江，江波流紅，水聲湯湯，兩岸的農舍中冒出一縷兩縷
的晚烟來，表現無限際的悲涼與清淡；萬里橋頭，走着三三五五的歸人，小車
轆轤，也想極力追上這還未逝去的日輪，在這時——薛濤井畔的古閣頽樓的影
兒，蒼黯地橫映在江上了！

江中漁舟的舟子們，看這樓閣的瘦影，都知道今天的一天又算過去了；雙
槳打起金色的浪花，唱着漁歌，用盡平生的力蕩動小舟，向着閣影籠着彼岸。
他們每天是這樣地唱歌，這樣地蕩舟，正如這閣樓的影兒，是每天這樣地映
着。

這樣的一幅悲涼的圖畫，這樣的一曲人生的哀調，當中便掩映着我們薄命的女詩人的遺址，呵！峨眉山巔的白雪，知消融了幾多時代的痕跡？岷江中流的絮濤，知載去了幾多芙蓉城畔的春色？昏烟曩曩，一瓣白月又露自林梢，「不知江月照何人，但見長江送流水，」人生短至一刹那，一切都消逝了，只有古閣頽樓的影兒，無新無舊的立着，與我們女詩人薛濤的詩魂永遠同在。

薛濤生在詩歌極盛的唐時，一時名家不知多少，即以全唐詩所收而論，作品多到九百卷，詩人多到二千二百人，要在這裏面能夠卓立成家，樹一面不朽的金幟，真個不是一件易事；獨我們的女詩人薛濤，在當時她的詩便與白居易劉禹錫令狐楚……諸大家相唱和，撒出一紙紅箋，坐令四方風動，她能昂首于任何詩人之前毫無愧怍！

在她死後，晚唐詩人韋莊則對這位浣花溪上如花客，見之于夢寐之中，宋時的司馬光文彥博，則對她的詩箋，如珠玉般的珍重，他如元之袁桷明之林良

經濟之張懷薄……等詩人，沒一個不對她神往，爲她禮讚，爲她傾倒，抒他們的憑弔于篇什之中。

只時間是如此，以地域來說，則又限于中國，她的詩早已流入朝鮮，爲一般藝人所諷咏；日本的詩人亦無不知曉；至于愛慕東方文學，由英國遨遊到東方來的天才批評家小泉八雲氏，他更改編了薛濤與田洙的一段神話，作一篇非常美麗的文字，在他的筆底，薛濤是金絲髮，冰綃衣，在花枝招展中走出來，在他底眼中，我們的女詩人薛濤，已經成爲詩神了！

薛濤雖然死去，她的精神長存，她的殘缺的詩篇，深映在青年詩人心坎的深深處，青山不改，綠水長流，我們的女詩人將永久不朽！在那青烟籠水，淡月籠沙的遺址中，尙可得見她底詩魂，容我們瞻弔；在那斷簡殘編的紀載中，尙可尋着一點她底洒落飄蕭的事跡，容我們追懷；對於這樣一位詩人，我們決不讓她隨時間的侵蝕而漂沒，我們要介紹她底身世，評論她底詩歌于今代。